

四十个美國家庭

薛素珍 著

2.5

婦女出版社

四十个美国家庭

薛素珍 著

中国妇女出版社

责任编辑：周 俭

四十个美国家庭

薛素珍 著

中国妇女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首都发行所发行
北京顺义曙光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 5.875印张 130千字

1938年2月北京第一版 1988年8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数：1—7000册

ISBN7—80016—035—3/G·44 定价：1.50元

内 容 提 要

本书以大量素材，客观真实地描述了形形色色的美国家庭：有伉俪情深的幸福之家，亦有夫妻离异的不幸家庭；有历经沧桑的华人家庭，也有新的移民家庭；还有单身家庭、同居者的临时家庭；甚至有同性恋者组成的“家”。通过对这些家庭的描述，反映了当代美国家庭的各种模式和不少婚姻家庭问题，引人深思，给人启示。

序 言

婚姻家庭是整个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它是随着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及宗教的发展而变迁的。

美国建国后的一百多年里，由于工业化、城市化与现代化的发展，以及妇女在经济上、政治上地位的日益提高，婚姻家庭也随之发生变化，特别在本世纪六十年代，经过民权运动及同期的妇女解放运动，妇女就业人数增加，传统的家庭制度受到冲击，表现在离婚率上升，单亲家庭及未结婚而同居家庭不断增加。婚姻家庭的变化，对美国社会产生了极大影响，出现了不少社会问题。

《四十个美国家庭》的作者于1986年接受美中学术交流会的邀请，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和美国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互换的学者赴美考察美国的婚姻家庭状况及其存在问题。作者在美国期间，曾在哈佛大学的人口中心进行婚姻家庭的研究，以后路经华盛顿、匹兹堡、洛杉矶等十个大、中城市进行访问调查。时间虽然短促，接触面有一定限制，但作者在各地在各种场合，也接触和访问了美国不同民族、不同阶层及不同职业的人，搜集有关婚姻家庭资料，写成《四十个美国家庭》，通过这四十个家庭的素描，展示出美国目前形形色色的家庭模式，同时也反映出不少婚姻家庭问题。随着美

国经济、政治的发展，婚姻家庭仍处在不断变化的过程中。

这四十个家庭的状况，反映了美国形形色色的家庭动态，可供我国社会学家研究美国婚姻家庭问题的参考。

雷洁琼

1987年10月10日



作者和哈丽雯教授（右）、爱特姆斯博士（左）在一起。

目 录

序言.....	雷洁琼
教授之家.....	(1)
一个历经沧桑的美籍华人家庭.....	(2)
请走“中国门”.....	(12)
欢乐之夜.....	(16)
“苦行者”之家	
——中国留学生家庭.....	(19)
在哈丽雯教授别墅中度周末.....	(23)
“狂”.....	(27)
一个非姻缘非血缘的家庭.....	(32)
在依沙百耳家作客.....	(36)
一位单身女博士之家.....	(40)
难道家庭非有男人不可吗?.....	(45)
母亲节.....	(50)
一个后母的苦恼.....	(53)
她有四个孩子.....	(57)
“我要重新开始生活”.....	(61)
她和孩子被抛弃了.....	(66)
盖儿的美满家庭.....	(70)
离婚与“白头偕老”.....	(76)
熄灭了的爱情之火.....	(83)

维系夫妻感情的纽带断了·····	(88)
小春的家·····	(93)
买房子创家业	
——台湾大陆去的新移民家庭·····	(101)
苏姗之疯·····	(104)
走向独立生活·····	(108)
父子俩·····	(111)
女主人六十寿辰·····	(114)
离婚以后·····	(118)
两个饱受创伤的女人·····	(122)
忘年夫妻·····	(128)
我爱妈妈也爱爸爸·····	(132)
王兰和她的丈夫·····	(136)
一位退休独居的老人·····	(140)
一对不同国籍同居者的分离·····	(143)
为了孩子我们离婚了·····	(148)
离婚后的报复·····	(154)
《上海纱厂女工》作者爱莱兰一家·····	(159)
一对中年同居者·····	(164)
同性恋者之“家”·····	(168)
他们的独生子·····	(171)
唐人街的华人家庭·····	(174)
后记·····	(179)

教授之家

下班回家，我在书桌上看到来自美国沈教授的信，真是喜出望外，急忙拆阅，信中写着：

“知道你接到美中学术交流会的邀请，四月初将来美国作学术访问，我们家欢迎你来住。从我们家去你工作的哈佛大学人口中心办公室，只需乘15分钟的公共汽车……。”字里行间充满了深厚的友情，真是一封雪中送炭的来信，不仅解除了我去美国时为住房困难的忧虑，更使我心理上有一种安全感，我去美国不是举目无亲的。虽然我和沈教授是工作中认识的初交，但通过这封热情洋溢的来信，我们宛如已是几十年的老朋友了。

1986年4月2日我抵达美国第一大城市和最大海港——纽约，在飞机快降落时，看到夜空下的纽约城彩灯星罗棋布，闪闪烁烁。飞机落地之后，顷刻之间，候机室里便充满了人世间的温暖：亲人们的拥抱接吻，朋友们的握手问好。领事馆的同志忙着接待我们这些来自祖国的访问学者、学生及其他工作者。他们的热情接待，使我们这些刚踏上异国土地的中国人，倍感温暖。

第二天下午，从纽约到波士顿，代表美中学术交流会接

待我的哈丽雯教授正在旧金山开会，她特请她的好友爱特姆斯博士来机场接我。下机后，因只有我一个中国妇女，所以我们很快就对上了号。爱特姆斯博士慈祥而热情，我们一见如故。她和哈丽雯教授都在哈佛大学人口中心工作。在去沈教授家的途中，爱特姆斯博士告诉我，沈教授因病不能来接我，由她把我送到沈教授家中去。她又说今天是波士顿难得有的好天气，阳光明媚，风和日丽，是我访问美国的一个良好开端，我感谢她对我的真诚祝愿。一路上她还向我介绍波士顿的情况，我边听介绍，边眺望两边的景色，转眼之间已到了目的地。车子停在一幢乳白色的两层花园洋房前，大门已敞开着，这表示对客人的欢迎。沈教授抱病从楼上下来迎接我，我怀着感激不安的心情劝她上床休息，尔后便把行李安放在她为我准备的舒适而整洁的卧室内。

这是一幢很雅致而富有艺术气氛的房子，室内颜色很协调，家具也较讲究，反映出主人的素质与爱好。书是他们家最多也是最宝贵的财富，书房中有各种现代化设备。这是沈教授与她丈夫陈教授在家工作、学习的主要场所，家庭中充满了学术气氛。住在这座房子里的，现在只有他们夫妇俩。他们的两个女儿、一个儿子都另立门户了。家中还留有儿女们弹过的钢琴、运动器具与书籍等。他们的儿女虽然轮流回来探望他们，小住一段时间，为老两口作伴，可是大部份时间他们俩都单独生活。他们热情好客，经常接待来自祖国的朋友们，帮助初到美国的朋友解决各种困难，我也是其中得到他们帮助的一个。

傍晚，陈教授回来了，由于沈教授患病，陈教授忙着为

我们准备晚餐。想不到陈教授不仅是一位有名望的行为科学教授，还是一位“好厨师”。半个多小时，他做了几个可口的广东菜。饭桌上，陈教授告诉我，晚饭后邀请我与他一起去参加一个有关老年人的学术讨论会，当时，我感到有些旅途疲劳，坐了两天多的飞机，时差还未调整过来，正想睡个大觉，恢复一下体力，但我不愿辜负他们的好意，拒绝他们的热情邀请，就硬撑着去了。会议由陈教授主持，到会的20多人中，有医学、心理学、社会学等方面的专家、学者和实际工作者。先由陈教授介绍了有关中国老年人的赡养情况，与会者很感兴趣。同时，他们也谈了美国的老年人问题。散会后，回家途中，深感疲劳，但也更深地体会到这是两位教授对我的真诚关怀，他们希望我能多看一些，多听一些，多学习一些。

一连几天，两位教授轮流陪我熟悉环境。到达他们家的第二天，由于沈教授尚未完全恢复健康，由陈教授陪我去培尔蒙地区的一家银行储存科研经费，陈教授具体地告诉我怎样存款，怎样取款，让我自定一个“暗号”，今后可用安全卡取款。我为了感谢沈教授象姐妹那样地对待我，就用“sister”（姐妹）这个词作为“暗号”，又学会了怎样使用支票，在银行办完手续后，我立即到哈佛大学的人口中心去报到。该机构的负责人与全体工作人员早已等着我，向我表示欢迎，接着由爱特姆斯博士陪同我参观哈佛大学，并到该校总图书馆去领取了借书卡。诸事完毕，陈教授又把我接回家去。第三天陈教授送我到公共汽车站，下班时又到公共汽车站来接我，这样几天之后，他们才放心让我自己到公共汽车站坐车上下班。沈教

授恢复健康以后又陪我去超级市场、商店、邮局等地方，使我熟悉买东西、寄信等日常生活必需去的地方。他们象教孩子走路那样帮助我克服一个又一个困难，缩短了我适应新环境的时间，为我珍惜一分一秒，使我很快地集中精力投入研究工作。

沈、陈二位教授虽都已退休了，但仍争分夺秒地工作着，工作量很大。他们仍去大学讲课，从事研究工作，参加各种社会活动。他们俩真可说是“夫唱妇随”。因为陈教授一直生活在美国，不太会说中国话，来中国各大学讲课时只能用英语讲学。沈教授有时为他充当翻译，有时学校已配备翻译人员。沈教授就坐在学生席作记录，听取学生对讲课的反映，事后整理讲稿。此外，他们还在家中接待一个又一个中国赴美国的访问学者。他们无条件地开车接送，准备饭菜等，为来访者提供各种方便。这一切的一切，他们认为是为祖国的学术事业直接、间接地作出一些贡献。沈教授情真意切地说：

“现在我们还能每年回国讲课，再过几年，我们的体力不允许我们作长途旅行时，我们只能在家中多做一些接待工作，使中国学者和学生能安心地在美国学习，将来多带些学术成果回国。”

我住他们家中的一段时间内，使我感受较深的是他们既是教授，又是一个普通劳动者，家中里里外外的一切杂务，例如烧饭、洗衣、开车、除草、室内外的清洁工作，都由他们俩合作完成，甚至房子的装修都自己动手。汽车间屋顶的重建工作，是在他们子女回家探亲时全家一起动手盖起

来的。他们用自己的双手，辛勤地建设了一个较舒适而温暖的
家庭环境，但他们并不沉缅于物质生活。为取得学术上的
成就，他们东奔西跑，抓紧分分秒秒，我常常在他们嗒嗒嗒
的打字声中进入梦乡。

我离开他们家的第二天，他们又开车去接另外二位从北
京和广州去的访问学者到他们家居住。他们象接待我那样又
将为新到的客人忙碌一番。



051510

一个历经沧桑的

美籍华人家庭

访美前，我的一位朋友托我带包茶叶给她的姑母文娘娘，她托带这包茶叶的目的是怕我一人初次去美国，难免会遇到一些困难，万一有需要时可去找她住在哈佛大学附近的文娘娘。这包茶叶是我入门的“签证”。

根据美国的习惯，去探望亲友时，需事先打电话联系，约定时间后，才能去探望。我在星期五的下午和文娘娘打通了电话，在电话中作了自我介绍，文娘娘一听到是来自祖国的人，又是侄女的朋友，十分高兴，约我星期天下午去她家喝茶。

波士顿四月份的天气阴沉而寒冷，难得见到太阳，而那天却是个少有的好天气，我拿着地址一路找去。路上见到一些青年男女躺在草地上晒太阳，年轻的母亲或父母亲一起推着婴儿车在林荫道上走着，年老的人们牵着狗在散步。我怀着悠闲的心情，眺望着四周的一切。也许这是职业病吧，我总想把在美国的所见所闻都纳入材料口袋。

在马萨诸塞大街的转弯角上，我找到了一座浅灰色的高层公寓。落地玻璃门面向大街，我走进第一道门，第二道门紧锁着，门旁有一排号码。我按照房间号码按了铃，就听到

话筒中有位妇女的声音问：“是谁？”我报了姓名之后，第二道门就自动打开了。我进入二道门，走进自动电梯，按了“7”键，很快就到了七楼，文娘娘已在电梯口等我。文娘娘眉目清秀，个子不高，穿着素雅。看来她虽已在美国生活半个多世纪了，但仍保持着中国大家闺秀的风度。她热情地握着我的手表示欢迎。我跟随她穿过走廊，一直到尽头最后一个门，她拿着一大把钥匙，开了上面的锁又开下面的锁。这是一套五间房子的中型公寓，客厅与餐厅连着，餐厅后面是厨房。客厅的另一旁是卧室、书房、电视室兼休息室。文娘娘让我在客厅就坐。这是一个很宽敞的客厅，南面一排明亮的落地长窗，挂着色彩夺目而协调的窗帘，使客厅显得雅致大方。客厅的布置中西合璧，沙发旁放着红木的装饰架，墙上挂着中文条幅。在上海时我就听我的朋友说过，她的姑丈是研究古文的，文学根底很深，是一位颇有名望的学者。

文娘娘给我端来一杯茶，然后坐下来和我交谈。她告诉我，她是抗日战争时来美国念书的，当时她孤身一人，人生地不熟。那时，来美国的中国人不多，大多是来卖苦力或象她那样的穷学生，所以也象美国的黑人那样受到种族歧视。她举目无亲，遇到生活、学习等方面的种种困难。刚去时她不会说英语，学费昂贵，也找不到工作，吃、住都发生问题，但她坚强地忍着眼泪过日子。后来她遇到了她哥哥的一位朋友，异国他乡逢亲友，两人很快成了知己，不久即结为夫妇。婚后，两人找到了学校图书馆的工作，依靠微薄的薪水度日。很快地，孩子接二连三地出生，文娘娘只得辞去工

作，在家带孩子料理家务。由于经济拮据，孩子们上学后，她又找了按钟点计算的工作。工作、家务使她每天累得直不起腰来。她丈夫胆子很小，不敢开汽车，于是这个任务也落在她肩上。每天清晨为一家准备好早餐后，她就忙着洗衣、收拾房间、开车送孩子们上学，送丈夫上班，然后急急忙忙买菜、烧饭，料理家务。中午待大家回来吃饭后，她出去工作几个小时，再回家烧晚饭。每天都是这样忙忙碌碌，直至深夜。她不但忙，而且还提心吊胆，怕丈夫失业，怕孩子受欺侮。孩子念小学的时候，常常受到美国孩子的欺侮，孩子们挨了“洋”拳头，哭着回家，她一边心疼地替孩子擦干眼泪，一边鼓励孩子抬头挺胸走路，做一个有志气的中国人。祖国解放后，她曾多次想把孩子送回祖国学好中文，象她丈夫那样有渊博的中国文学知识。但国内无亲友可替她抚养孩子，中美断交后，她多年的愿望成为泡影。

四个孩子逐渐成长了，由于祖国的日益强大，在美国的中国人又很争气，在学术上有较大的成就，对美国经济建设等各方面的贡献也不少，中国人扬眉吐气了。可是她，已由青年——中年而步入老年了。十年前的一天，不幸突然降临了她的家，文娘娘说着说着，语音变了，眼里噙着泪，喉咙口好象被什么东西堵住了，我也不自觉地低下了头，……

这是一个难忘的星期天早晨，往常的星期天总是文娘娘开车与她的丈夫一起去教堂做礼拜，而那天早晨她的丈夫象热锅上的蚂蚁，坐立不安，等不及文娘娘开车同往，就独自先走了。岂知她丈夫这次离家后就再也回不来了。他在走往教堂的路上心脏病发作，在树旁倒下了，路上行人很少。他